



一个超级间谍的
神秘传奇

一个少年英雄的
震撼经历

007 少年邦德

[英] 查理·汉格森/著
范佳毅/译

少年邦德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少年邦德

少年邦德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 查理·汉格森 / 著 范佳毅 / 译
How Bond Became BOND





YOUNG BOND

How Bond Became BON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牛之血/(英)汉格森(Higson, C.)著;范佳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少年邦德;2)
书名原文:Blood Fever
ISBN 978-7-208-07060-8

I. 公… II. ①汉…②范… III. 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6859号

Text copyright © Ian Fleming Publications Ltd, 2005.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enguin Group Ltd, Englan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 RESERVED

策划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张莉
装帧设计 缪惟

少年邦德②

公牛之血

(英)查理·汉格森 著
范佳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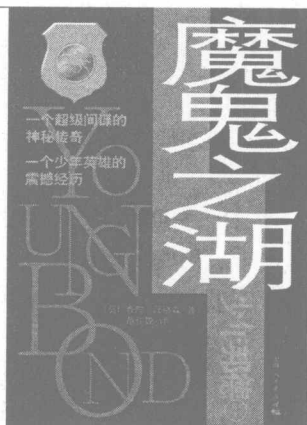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201,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060-8/I·426

定价:20.00元





“少年邦德”第一册

《魔鬼之湖》简介

故事开始于世界最著名的贵族中学——伊顿公学，少年邦德刚刚进入这里，开始寄宿生活，并且和美国小子乔治·海烈波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死敌。

假期里，邦德来到居住在苏格兰高地的叔叔家做客，他的新朋友正在这里调查表弟神秘失踪的事情。邦德发现失踪案与附近的魔鬼之湖有关。而湖中小岛上阴森城堡的主人，却正是邦德的死敌乔治的父亲海烈波勋爵……不知不觉，寻找真相的邦德被卷进了一个邪恶的漩涡。

邦德会成为魔鬼之湖的另一个实验品和牺牲品吗？面对成人世界的疯狂，邦德将如何解开魔鬼之湖的秘密？



HOW BOND BECAME BOND



How Bond Became BOND

目 录 YOUNG BOND

- 引子 马扎尔人——1
- 第1章 探险社——14
- 第2章 MM——25
- 第3章 6月4日——33
- 第4章 失控——44
- 第5章 巨人之墓——54
- 第6章 怕海的水手——68
- 第7章 古老的大地——77
- 第8章 逃离——90
- 第9章 章鱼别墅——102
- 第10章 新奇晚餐——109
- 第11章 男女伯爵——119
- 第12章 两霸相争——132
- 第13章 黑色的毒刺——146
- 第14章 死到临头——159
- 第15章 小镇狂欢——171
- 第16章 角斗士——185

CONTENTS

- 第 17 章 饮血结拜——197
- 第 18 章 窗户里的脸——211
- 第 19 章 熟悉的陌生人——220
- 第 20 章 甩掉尾巴——232
- 第 21 章 威胁逼供——243
- 第 22 章 致命杀手——253
- 第 23 章 雌蚊更致命——261
- 第 24 章 血之舞——272
- 第 25 章 冲锋枪——282
- 第 26 章 黎明前的黑暗——294
- 第 27 章 地狱崩塌——305
- 第 28 章 马扎尔人的复仇——317
- 第 29 章 面具背后——323
- 第 30 章 只是个男孩——332

引子

MAZHAERREN

马扎尔人 *

艾美·哥迪那是个幸运的女孩。按理说，眼下她该在学校上课，可她却在地中海上，躺在她老爸的那艘漂亮的游艇上晒太阳。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除了南面飘着一团黑烟，蔚蓝的晴空万里无云。她迎着暖暖的太阳扬起脸，缓缓地呼吸着，从心底里笑了起来。真的，她本不该在这里。一场大火烧毁了学校的几座大楼，学校不得不在夏天来到之前提早关闭。女孩们大都匆匆收拾行李转到其他学校结束剩余的课程，可艾美却不。父亲每年春季都要开着游艇去希腊的岛屿玩上一圈，她轻松地说服了老爸带她一起去，条件是带上家庭教师。自从艾美的母亲于两年前死于猩红热之后，哥迪那先生十分寂寞，挺乐意有女儿做伴。

* 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原为蒙古族。



艾美每天早晨在船舱里和家庭教师格蕾丝待上几小时，其余的时间就随便玩耍。格蕾丝来自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是个严肃的女人，带点神经质，她对艾美开始还挺严格的，可是，希腊岛屿如此的温馨宜人，海水温柔地拍打着船身，这种氛围很快让她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天天过去，课程变得越来越短，格蕾丝脸上僵硬的线条融化了，眼里也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这天早晨，她们十一点就结束了课程。格蕾丝叹了口气，一把推开叫人头痛的法语课本，望着圆圆的舷窗外蔚蓝的晴空。

“今天就到这儿吧，”她说，“不过，可别告诉你爸。”

艾美踏上甲板，朝水里张望，那是一种绿宝石般晶莹透亮的颜色。她可以看见船锚的铁链在水下晃动，一群小鱼在水面折射的阳光中游进游出，闪闪烁烁。

她舒展着自己苗条的身躯，准备潜水。

“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爸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可艾美假装没有听见，踮着脚尖，弯起膝盖，从船舷轻盈地腾空起跳，爱琴海清澈湛蓝的水面在她身下铺展开，仿佛是一条晶莹的地毯。在她纵身跃入的那一刻，大海敞开怀抱迎接她，多么完美的一跳，水面上只溅起几朵小小的水花，随着一团银色的气泡，她已经在水下跟鱼儿一道撒欢了。游艇停泊的地方，周围岩石环绕，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港湾。她浮出水面，离开游艇，向附近的岩石游去。不一会儿，

她一回头，只见父亲站在栏杆边朝她挥手。

“艾美，现在不是该上课吗？”他喊道。

“爸，格蕾丝正闹头疼呢！”她信口胡编道，“等凉快点，我们会再接着上。”

“好吧……说到做到哦！”

哥迪那想对女儿严格些，可在这样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散的状态下，他其实也像格蕾丝一样，觉得很难维持纪律。这时，艾美又一个猛子扎下去，冲散了一群甲鱼。她心想，自己就是跟老爸亲。哥哥马克就没有这般好福气。假如他的学校着火，老爸肯定马上把他转到别的学校去，根本不会让他来希腊。

他们的父亲，凯夏·哥迪那爵士是个资深的航海家，十六岁就加入了海军，日德兰半岛战役中，他在杰利科上将手下服役，1917年，他本人也晋升为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由于在大西洋护卫舰上的出色表现被授予以爵位。妻子去世时，他已经退役，可大海仍在他的血液中奔腾。他不喜欢陆地，一有机会就往船上钻。他有三艘游艇：一艘泊在西印度洋群岛；另一艘是赛艇，停在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口；这艘“海妖”号，是他最钟爱的，一般会留在法国的尼斯过冬。

“海妖”号是一艘三桅纵帆船，有十个住舱，共八名船员。它宁静地泊在海湾里，黝黑闪亮的船体倒映在水面。人住在船上，可以像在家里一样安适，艾美在这里也如鱼得水。她几乎还没有学会



走路就学会了游泳，有时在水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现在，她连游泳帽也不戴，因为最近她把一头长长的卷发全部剪掉，理成了时髦的男孩发式，把爸爸吓了一跳。她老被误认为是男孩，却对此满不在乎。她觉得只要自己明白就可以了，管别人怎么说呢。

她攀住岩石，把自己撑到岸上，暖暖地晒着太阳。现在是五月底，离夏季还早，海水里偶尔会掺杂着寒流。

她抖掉一身水珠，朝岸上望去。浓密的柏树林一直延伸到小小的沙滩，昨晚，他们就在那儿支起了桌椅，在星空下吃晚餐。基克拉迪群岛散布在雅典南部海域，他们所在的就是其中一个在大多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无人居住的小岛。

艾美的小腿上绑着一把插在皮套里的潜水刀，那是船上的法国大副路易斯的，他喜欢教艾美怎么从岩石里挖贝壳里的美味吃。艾美的腰间还绑着个小网兜，用来放置她抓到的贻贝、蛤蜊什么的。她坐在岸上，觉得自己像个野人，跟英国和无聊的学校远隔十万八千里。眼下，她是世界上最快活的姑娘，好比在天堂里。

这时，她听到一阵沉闷的颤音，估计是一艘汽船。几百年来，地中海一直是繁忙的海上通道。因此，艾美并没有太在意，专心找起贝壳来，隐隐觉得引擎声在渐渐靠近，抬头一瞧，一艘汽船直直地闯入了眼帘，短短的烟囱里冒出刺鼻的黑烟。只见那船挪到“海妖”号的旁边，丁零咣啷地抛了锚，甲板上有几个船员忙碌的身影，他们穿着肮脏的水手服，皮肤被太阳烤成了深棕色。艾美不

由得吃了一惊。

在洁净神气的游艇旁边，那汽船看上去又笨又丑。艾美瞥见船侧用红漆写着“卡戎”，颜色已经剥落，见鬼，这不是希腊神话中阴间渡神的名字嘛。

风向改了，太阳的光晕里掺进一缕黑烟，海湾顿时罩上了一层阴影。艾美站在岩石边齐膝深的海水里，打了个寒战。

哥迪那在游艇甲板上好奇地打量着汽船，除了船名，它既没有旗号，也无任何标志，怎么会停在这个隐蔽的港湾，实在叫人纳闷。

显然，它遇上了什么麻烦。

“嗨，‘海妖’，你好！”

哥迪那眯起眼睛，看见对面有个结实的金发男人的身影，络腮胡子修剪得挺整齐。

“喂，”他回应着，“你的船还好吗，先生？”

“恐怕是引擎出问题了。”那人答道。

哥迪那琢磨着，对方的口音听上去像东欧人，可又吃不准。

“我能帮什么忙吗？”他喊了一声。任何在海上混的人都知道，同行遇上了麻烦，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话刚喊出去，只见汽船已经把一条划艇放到了水面，金发男人一声不吭，敏捷地从船侧跳进了划艇，姿势不合规范，有点夸张。

六个壮汉划着桨朝游艇迅速靠近。

哥迪那皱起了眉头，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瞥见船员中有



两个亚洲人，另外两个看着像非洲人。一个是皮肤苍白的瘦子，鼻梁塌陷，仿佛受过伤；还有一个南洋巨人，几乎什么也没穿，文着文身，戴一顶女式草帽，衔着根粗粗的雪茄。

金发船长站在船尾咧嘴笑了，露出闪亮的牙齿。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高筒靴，宽大的外衣上系着根皮带，手臂在胸前交叉，跟大腿一般粗，鼓出团团肌肉。

哥迪那松了口气，至少他们没带武器。

划艇在“海妖”号的一侧停下，船长沿着梯子轻快地蹿了上来，好比在石阶上跳跃。

他蹦上甲板，微微鞠了个躬。这家伙的眼睛很吓人，虹膜惨白，灰色眼圈闪着银色的寒光。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他说，“我叫佐单，是马扎尔人。”

“马扎尔人？”哥迪那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没有海岸线的国家？”

“是的，先生。”佐单说。

“贵国人的水性不怎么样啊，”哥迪那说，“马扎尔人当船长，那可不一般。”

“我这条船的确不一般，船员来自世界各地。你难道没发现我们没挂国旗吗？因为这是一条国际船。”佐单伸出手臂在前方掠了一下，“我爱大海，”他说，“它总能让我想起马扎尔辽阔的平原，蓝天白云，一望无际。”

这时，划艇上的人都上了甲板，把哥迪那团团围住，脸色阴沉地瞪着他，仿佛对他毫无兴趣。哥迪那跨前一步，向马扎尔人伸出手去。

“欢迎光临，”他说，“我是‘海妖’号的船长，我叫——”

“我知道，”佐单露出了笑容，“你是凯撒·哥迪那。”

“应该叫凯夏，”哥迪那忍不住纠正了一下，“可你怎么知道我叫——？”

“尊敬的阁下，”佐单的声音里有一种平静的威严，“我叫你凯撒，你就是凯撒。”

“对不起，”哥迪那愣了一下，“别那么不客气好吗，我是想帮你——”

“抱歉，”佐单再次打断了他，更深地鞠了个躬，却带着一丝嘲讽，“说得对，不必有什么不快。等我的人拿到了该拿的东西，立马就走。”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哥迪那说，“拿什么东西？”

身穿洁白军服的大副路易斯和其他两个船员沿着甲板，小心地慢慢靠近。

“跟你对话真没劲，”佐单说，“好像在参加一个无聊的英国茶话会似的。我去过英国，食物是灰的，天空也是灰的，人又乏味。”他拍了拍手，“现在，我的人全部到位。哥迪那爵士，咱们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吧。”



“就叫哥迪那吧，”英国人不耐烦地说：“要不就叫‘凯夏爵士’，千万别来什么‘哥迪那爵士’——”

“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佐单打断他，“现在，请你少惹我。我很想保持英国式的冷静和礼貌，因为我一光火，就会做出连自己也后悔的事情来。听着，我很忙，请你……”

马扎尔人说着又拍了拍手，一群带着武器的人从后面的船舱里冒了出来。

哥迪那吃了一惊，这才意识到，当他和船员分神的时候，汽船上又放下了另一艘划艇，更多的水手爬上了甲板。这一队人带了武器，迅速把短剑、匕首和手枪分发给他们的同伙。南洋巨人接过一把捕鲸用的鱼叉，那玩意儿在他布满花纹的大手里握着，显得很轻巧。他用另一只手拔掉嘴里的雪茄，把烟叶吐在甲板上。

“这是什么意思？”哥迪那火冒三丈——可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是一群海盗，哥迪那和他的船员们陷入了重围。

船舱里锁着两枝步枪和一把战前的老式手枪，用来应付紧急情况，可迄今为止，它们从未离开过保险箱。

现在去拿，已经太迟了。

大副路易斯动了一下，哥迪那忙用眼神制止了他，作为船长，发布这样的命令很无奈，可他明白，眼下试图反抗，简直是发疯。

最好的办法是混过去。

“这是条私人游艇，”他尽量冷静地解释说，“我们没有货物，没有财宝，有点钱，但不多……”

魁梧的佐单没理他，用匈牙利语发布了一串命令，手下的人匆匆跑到甲板下面去了。

“你有两个选择，”佐单朝哥迪那逼近，“告诉我保险箱的密码，不然，我就用斧子把它从你漂亮的船上砸下来。”

路易斯又向前跨了一步，佐单用熟练的动作迅速从外衣里面掏出手枪对准了他。

哥迪那一眼就认出了那把意大利手枪的品牌。显然，这帮人不是偷鸡摸狗的混混，而是正儿八经的海盗。

他马上报出保险箱的密码，佐单对手下人发布了命令。

不一会儿，底下传来一阵尖叫，格蕾丝被拖上了甲板，后面紧跟揣着钱财的白人水手，佐单看着那两个人，厌烦地摇摇头，揉了揉太阳穴。

随着一声吆喝，文身巨人把一件东西扔到了甲板上，佐单顿时眼睛一亮。

这是个小铜像。

“谢谢，树干。”他说。

那个被叫做“树干”的人笑着从嘴里喷出一口烟。

佐单用双手把铜像捧到嘴边亲了一下。

“别碰它！”哥迪那生气地大喊，“这是件艺术品，对你没用，也



没地方可以卖……要是你把它熔掉，那就是造孽。”

佐单笑笑，慢慢转过身去，冷冷地盯住哥迪那。

“我可不是农民，”他说，“也不是傻瓜。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凯撒爵士，这铜像我要定了。”

“是凯夏，凯——夏！”

“住嘴，该死的英国佬。”

“你对它真正的价值一无所知！”哥迪那抗议道。

“你错了，我懂，这是在佛罗伦萨铸造的十五世纪意大利名作，是一座从未建造的喷泉的模型。”他把铜像在手掌里转动着，“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个海上女妖，你这艘船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女妖是怪物——半人半鸟。它用动人的声音诱惑船只触礁，然后吃掉所有的船员。”他看着哥迪那说，“哥迪那爵士，你可得当心女人，她们危险着呢。”

“那座雕像是我太太的。”哥迪那平静地说。

“这座雕像被拿破仑从佛罗伦萨的君主那里偷走，”佐单说，“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又被你太太家族的人从拿破仑手中偷走。现在，轮到她偷了。”

哥迪那抓了一把，想把铜像夺过来，马扎尔人挥了挥手，轻松得好像赶走一只苍蝇，却已经把哥迪那撂倒在甲板上。

路易斯骂了一声，朝佐单冲去，却又突然停住，大叫一声倒地不起。原来，“树干”用捕鲸鱼叉猛扎过去，鱼叉从法国人的背后戳